

從毛澤東詩詞看君王意識

● 孔慶東

從文革過來的人，隨口背出十首八首毛澤東的詩詞來，大概不成問題。我敢肯定，能背出三十首毛澤東詩詞的人，絕對比能背出三十首李白、杜甫、蘇東坡詩詞的人多得多。應該指出的是，毛澤東詩詞之所以能夠深入人心，首先是依靠其自身的巨大藝術感染力，而不僅僅是政治一類的外因。「廣大人民群眾」並不是因為熱愛毛澤東才熱愛他的作品，而是熱愛他的作品以後才更加熱愛他本人。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發展到全國性的迷海狂潮，他的詩詞不能不說是起了相當大的作用。

那麼，這些神的詩篇究竟有甚麼吸引人的地方呢？是所謂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的兩結合麼？那純粹是不着邊際的空話。「兩結合」的作品鋪天蓋地，而毛澤東的作品獨執牛耳，其中必有他人無可替代之處。我認為這跟貫穿毛澤東整個創作生涯（當然也不妨推廣到整個政治生涯）的君王意識有莫大關係。

至今所知毛澤東最早的一首詩，

是1910年秋在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入學應考時寫的《詠蛙》：

獨坐池塘如虎距，綠楊樹下養精神，
春來我不先開口，哪個蟲兒敢作聲。

據說這首七絕是根據清末名士鄭正鵠的同名作品改寫而來，後兩句與鄭詩基本相同。有人說此詩「抒發了一個17歲青年的救國救民的抱負和志願」，我覺得這種捕風捉影的看法是在「為尊者諱」。詩中根本看不出一點憂患精神和拯救意識，字裏行間透射出的分明是一個睥睨天下、唯我獨尊的絕對誇張的「自我」形象。

《詠蛙》的第一句「獨坐池塘如虎距」（疑「距」當作「踞」），首先推出了一個「獨」字。這使我注意到，孤獨是毛澤東詩詞中反覆回響的一個旋律。在毛早年的詩作裏，孤獨的意像往往在字面上就直接顯現出來，如1922年《賀新郎》中的「從此天涯孤旅」，1925年《沁園春·長沙》劈頭一句「獨立寒秋」。這時的毛澤東胸懷大志、宏圖欲

展，他的孤獨不是傳統詩詞中一脈流續的那種文人墨客的閑愁散恨，而是「燕雀安知鴻鵠之志」的孤獨，是從山上下來的查拉圖斯特拉的孤獨。這種孤獨是無法向他人傾訴的，因為孤獨的實質是一種超越所有他人的強烈欲望：「問蒼茫大地，誰主沉浮？」^①這就造成了孤獨的主體與所有他人之間都存在着隔膜以至對立。作者堅信孟子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」^②的箴言，高唱着：「名世於今五百年，諸公碌碌皆餘子。」^③可是他卻不能脫口直說此話，而要以勉勵朋友的口氣說出來。可見一種絕對超越意識的產生，必然要迫使超越者強行把自己籠罩於孤獨的陰影之下。他對世人不屑一顧，萬戶侯也不過是「糞土」。對友人一面是「平浪宮前友誼多」，為革命齊心協力；另一方面則是「我返自崖君去矣」^④，相互保持各自的孤立。他心裏永遠有一塊只屬於自己的意志空間，即使對愛人，也只好「憑割斷愁思恨縷」^⑤。能夠忍受這種孤獨的人，必定要具有如烈火一樣的欲望和冰峰一樣的意志。反過來，正因為他具有了這樣的欲望和意志，他才能夠把忍受孤獨變成享受孤獨。對孤獨的玩味和體驗，成了個體超越群體的內在證明。所以《沁園春·長沙》開頭是「獨立寒秋」，結尾則是「浪遏飛舟」，開頭是孤獨，結尾是超越。然而一句「曾記否」，則又把這超越拉回到孤獨的園地。這表明此時的作者完全有駕馭自己精神之舟的膂力，他是為了超越而自由選擇了孤獨。這超越的目標是很明顯的，「要似崑崙崩絕壁，又恰像颱風掃寰宇」，令你一下子就可能想到「秦王掃六合，虎視何雄哉」^⑥！所以我認為，毛澤東在早年的孤高豪縱之語中，已經深深埋下了君王意識之根。說毛澤

東的詩詞充滿了革命思想當然不錯，但必須認識到，那些革命思想一開始就和君王意識同牀共枕了。

《詠蛙》的第二句，「綠楊樹下養精神」，詩眼在「養」字上。在中國，不論要成聖賢，還是行王道，修養都是第一要著。孟子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餓其體膚、勞其筋骨……」這主要是說「修」的一面。毛澤東從小就刻苦耐勞，有意磨煉自己的意志和體能，「中流擊水」，冒雨登山，甚至到了晚年有病不服藥，這種對自身力量的頑強堅信，與當年的洪秀全何其相似！

相對於「修」，「養」是更重要的。「養精神」有兩層含義：一是使自身充盈，二是藏器待時。使自身充盈不外乎德與才兩方面，要練就一副超人的胸懷和一身過人的本領。毛澤東在《七古·送縱宇一郎東行》中表達得很清楚：

丈夫何事足縈懷，要將宇宙看稊米。
蒼海橫流安足慮，世事紛紜何足理。
管卻自家身與心，胸中日月常新美。

如此恢弘的宇宙觀，並不是要不理世事，而是說不要為世事所動，反過來要用一己之偉力操縱世事。有了這早年的「要將宇宙看稊米」，才有後來的「五嶺逶迤騰細浪，烏蒙磅礴走泥丸」^⑦和「冷眼向洋看世界，熱風吹雨灑江天」^⑧。可見，毛澤東的「養」，並不是佛徒儒士的清心寡欲的靜養，而是一種有意志指向的修持，要修持到能夠洞穿「人間正道是滄桑」的境地，修持到能夠駕馭宇宙，叱咤風雲，「紅雨隨心翻作浪，青山着意化為橋」^⑨，這分明是一種強烈萬分的功業欲望。為甚麼一則小小的消滅血吸蟲的報導

會使這位偉大舵手「夜不能寐」？因為他相信宇宙間的任何興滅都與他的言行有關，都是他的豐功偉績的一部分。這些使他享受到「創造」的歡悅，使他確信自身的充盈。他的自身與天下是等價的，甚或要凌駕於天下之上。這就是「養」的目標。所以，「養精神」不能忘了關注時事，面壁是為了破壁，一旦東風降臨，就要「欲與天公試比高」^⑩。所以這不是靜養，而是一種焦急等待的心情，詩人常常算計着「今日長纓在手，何時縛住蒼龍」^⑪。「養精神」所付出的代價要在將來得到補償，詩人甚至幻想大功告成後與愛人「重比翼，和雲翥」^⑫。因此可以說，這裏所詠的不是蛙，而是一條「臥龍」——一條養精蓄銳、等待呼風喚雨的龍。如果詩人自己當時也是這樣想的話，那麼他的腦子裏或許已經閃爍着許多「真龍在此」的意識了。

《詠蛙》的後兩句：「春來我不先開口，哪個蟲兒敢作聲。」這是全詩的高潮，主人公揚眉劍出鞘，脫口一聲長嘯。一股「虎入森林，百鳥壓音」的逼人銳氣透紙襲來，令人不禁想到黃巢的「待到秋來九月八，我花開後百花殺」^⑬。這裏赤裸裸地凸現出一個「我」字。

在毛澤東詩詞中，「我」字有兩重意義。在贈答之作中，「我」字出現過五次，都是一般的第一人稱，指毛澤東的存在實體，可以稱之為「小我」（在《念奴嬌·鳥兒問答》中有一句「哎呀我要飛躍」是為鳥代言，這裏排除不計）；而在其餘作品出現的「我」，則都是指「大我」。例如「春來我不先開口」，這個「我」顯然不是毛澤東本人的實指，而是作者想像中的一個主體。這個主體是一個經過極度誇張的形象，是「小我」對自己的理想設計，是

「小我」將要「適彼樂土」的一個飛逝目標，也可以說是「小我」在內心對自身實存的一種超越。因而，這是一個靈魂擴張的「大我」。這些「大我」都以獨立遺世的面貌出現，大有「捨我其誰」的豪邁氣概。可以注意到，這些「大我」都出現在毛澤東生命的早期和戰爭年代，亦即出現在他奮發進取打江山的年代。隨着革命事業的日益壯大，毛澤東的「大我」也日益偉岸豪雄，直到要「倚天抽寶劍」，把巍巍崑崙山「裁為三截」，大有天地難容、破雲而去之勢。周恩來曾表示過自己的志願是「立馬崑崙」，這與毛澤東切豆腐似的劍斬崑崙相比，真是霄壤之別。這些「大我」給了毛澤東以無窮的信念和勇氣，使他蔑視一切艱難險阻，在前進的路上披荊斬棘，實現他早年寫下的「自信人生二百年，會當水擊三千里」的大志。

然而到了和平年代，到了偉大領袖的時代，生活中的「大我」實現了，而詩詞中的「大我」卻突然消失，原因是詩人重新回到凡人時代的「小我」。他的「我失驕楊君失柳」是多麼深情，他的「我欲因之夢寥廓」是多麼感慨。「驕楊」是屬於「小我」一個人的，是與「小我」對等的，作者深深懷戀着「算人間知己吾和汝」的純真美好的日子，他似乎發現往日的「小我」才是自己真正的本體，而往日的真山真水真「寥廓」則只能在夢中重見。從「小我」擴張到「大我」，再由「大我」回溯到「小我」，兩重人格在他的身上對峙着。他終於明白，在「大我」實現之後，就再也不能享受「小我」的歡樂，他已從億萬個「小我」中被開除了。他有時試圖控制那些驚鷲八極的偉念，試圖用一顆清醒的、凡人的頭腦去反思一些問題。他蔑視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帝王，傲然地宣布「數風流人物，還看今朝」^⑭。

可是在「今朝」到來之後，他似乎大夢初醒，他對自己、也是對世人說道：「三皇五帝神聖事，騙了無涯過客。」^⑮這正如尼采 (Friedrich Nietzsche) 所云：「有一天，你不再看見你的高貴，而只覺得你的卑賤靠近着你；你的光榮會像幻影一樣，使你害怕。有一天，你將喊着：『一切是假的！』。」^⑯

當然，毛澤東不會完全把自己開關的大業看作是假的，他主要是通過自己的「開天闢地」，看穿了「三皇五帝」的秘密。作為「推翻三座大山」的領袖，他當然努力掩飾自己有帝王思想，但從「春來我不先開口」到「一唱雄雞天下白」^⑰這段「大我」所走過的路，已經把那種君臨萬界的心境表達得既精煉又透徹了。

毛澤東一句「哪個蟲兒敢作聲」，充滿了王霸之氣。這一句的特點在於，除了「我」之外，根本不存在與「我」平等之物。黃巢和朱元璋都承認在「我花」之外還有「百花」，不過要用「我花」壓倒「百花」而已。毛澤東一開始就是凌駕於百花之上的，所以他容許「百花齊放」、「百家爭鳴」，只不過先要「一唱雄雞」然後才「萬方樂奏」^⑱。毛澤東天生一雙龍眼，他眼中的客體，都是越看越小。總之，沒有一個人、一件事能夠放在他的眼裏，他天生就是展翅九萬里的鯤鵬。如果說他還承認有甚麼東西在他之上的話，那就只有一樣：天。他君臨人間是「背負青天朝下看」^⑲，他抽劍斬崑崙也要「倚天」，他孤獨痛苦時呼喚：「人有病，天知否？」^⑳他感歎歲月時無限敬仰地說：「人生易老天難老。」^㉑只有在萬古永恆的天面前，他才坦率承認自己是個「人」，他不可逾越的、他最終歎服的、他死心投靠的，只有天，他是天之子。

正如恩格斯說：「歷史需要偉人，歷史也就能造出偉人。」這種渴望在經過與洪秀全、孫中山等人的試婚後，終於一頭撲進了毛澤東的懷抱。作家高曉聲說過，中國這片土地是需要皇帝的土地，是產生皇帝的土地。人民苦苦地盼望着大救星的出現，於是，毛澤東出現了。毛澤東排山倒海的巨手征服了炎黃子孫，而他的詩詞則是對他明君形象的一個補充和證明。人們從他的詩詞裏，夾骨淪髓地感受到了那股堂堂正正的君王之氣，於是人們舒服了、放心了，並說：「這才像個主席(皇上)的樣子！」毛澤東時代的黎民和士大夫們選擇了毛澤東的詩詞為上品，那沒有別的原因，一句話，因為詩詞中有能夠滿足他們心理的君王意識！

註釋

- ① 《沁園春·長沙》。
- ② 《孟子·公孫丑下》。
- ③④ 《七古·送縱宇一郎東行》。
- ⑤⑬⑭ 《賀新郎·別友》。
- ⑥ 李白：《古風》。
- ⑦ 《七律·長征》。
- ⑧ 《七律·登廬山》。
- ⑨ 《七律·送瘟神》。
- ⑩⑬ 《沁園春·雪》。
- ⑪ 《清平樂·六盤山》。
- ⑫ 《詠菊》。
- ⑮ 《賀新郎·讀史》。
- ⑯ 尼采著，尹溟譯：《查拉斯圖拉如是說》(北京：文化藝術出版社，1987)，頁349。
- ⑰⑱ 《浣溪沙·和柳亞子先生》。
- ⑲ 《念奴嬌·烏兒問答》。
- ⑳ 《採桑子·重陽》。

孔慶東 1964年生，現任教於北京大學中文系，著有《誰主沉浮》、《超越雅俗》。